革命兄弟

司卫平 著

这是一对参加革命的亲兄弟，
他们先后入党，
为革命出生入死，散尽家财，
又一起壮烈牺牲……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传媒股份公司
河南文艺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革命兄弟/司卫平著. --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21.7

ISBN 978-7-5559-1158-6

Ⅰ.①革 … Ⅱ.①司… Ⅲ.①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 Ⅳ.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21)第 096140 号

选题策划 张 娟
责任编辑 张 娟
书籍设计 张 萌
责任校对 丁 香
责任印制 陈少强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C 座 5 楼
承印单位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0.875
字 数 207 000
版 次 2021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2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60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印厂地址 洛阳高新区丰华路 3 号
邮政编码 471000 电话 0379-64606268

·1·

侯安国和侯安宗是兄弟。

他们的爹,人称“老侯”,当面称“侯掌柜”,背后也有人直呼“侯三学”。老侯是个精打细算的能干人,做了半辈子染匠,开起了自己的染坊;开不多年,又在染坊前的临街房子里开了个粮行。按照他的想法,两个儿子不能在一个锅里搅稀稠。染坊的事要交给小儿侯安宗,他看出来安宗踏实肯干能接手;大儿侯安国读私塾,不想往染坊进,他想来想去开了家粮行,让安国能打着算盘做些坐地买卖。

他常常有意无意地提醒儿子们:“亏你是住在韩城这集镇街面,要是乡下,守着庄稼地,想挣俩活钱也难!”老侯的话语中透出对一家人能生活在韩城街的庆幸和满足。

韩城街在洛阳的西边,出洛阳沿洛河前往西安的汉唐古道上,算是个大集镇。虽然千百年来就是个小镇,但韩城人一直

忽视这样的现实。他们觉得小看了韩城,愧对了“韩城”这两个字,喜欢把思绪放得很遥远——这毕竟是韩国故城啊。

韩国的故城是什么样子?韩城人不去设想,但很满足韩城一直延续的繁华。都会说一句:“青龙串街,三柏一眼井,七步两孔桥,石狮子摆尾巴。”这是在炫耀韩城的古老和景色。

爱韩城不分先后和早晚,从韩城人依然保持着的生活方式中,能让你信服韩城人对人对己的尊重。你去到谁家,主人都会先沏茶以待客。韩城人问客人:“喝啥茶?”这样的说法,至少是家里不会只有一种茶。即使真的只有一种茶,韩城人去街里一转,就能让客人满足自作主张的要求。你说这是喝什么?喝的是一种骄傲,一种曾经繁华的骄傲;喝的是一种自信,韩城人对自己追求时尚的敏锐。

韩城人喝茶,据说是很早就形成的习惯,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清。当时,陕西和山西的商人南下经商,路过韩城这一水陆要道,都要打尖歇脚。这些抱团的西路商人有个嗜好,喜欢集资在路过的水陆重镇盖会馆,统称“山陕会馆”。韩城的“山陕会馆”算是这些西路人过黄河后的首选落脚点。客商中有不老少的茶叶商人,品茶、喝茶是这些商人中途歇脚的重头戏。关于喝茶习惯是不是这些商人带来的,韩城人模棱两可,反正是老习惯了。

老侯在这样的地方生活,而且生活得很是不赖。生意比不

上大户人家,但总是比走街串巷的小贩滋润,他很满足。他在粮行的门市里也摆上茶几,生意清闲的时候,就从后面的染坊走到临街的粮行里,泡壶茶,坐着,慢慢地喝。这时候,他依然束着染匠的围裙,双手沾满了靛蓝色,一边跟过往的熟人打招呼,一边看着儿子们做生意。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刻,有人叫声“侯掌柜”,他能让着茶把两眼笑成一条缝儿!

老侯家在韩城属于有名的本分人家,跟乡邻们能一团和气全靠着忍忍让让。他教导儿子如何做人的时候,嘴边总是挂着这样几句话,像是顺口溜:对大户敬,对小户亲;对有势人忍,对没势人让。他说:“咱家人老几辈的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,下辈人照着上辈人的脚印走,错了就出事。”

豫西匪患多,韩城的北山上有土匪,还不止一股;往南过洛河,被称作南山的褶褶皱皱间,杆子更是多如牛毛。防土匪靠政府不行,地方的绅士们便开始打着关老爷的旗号,组织“关帝社”。十几个、二十几个人就是一个“关帝社”,三里五村都有,相互拉扯着,慢慢形成了势力,土匪们也不敢小觑。更主要的是除了护村守寨,这些“关帝社”的成员都有了来往,十里八村的,甚至三十里五十里的,成为一个社会小阶层。

他鼓励两个儿子与人为善,要他们学会多结交朋友。年轻人喜欢交往,结义拜把子的事他从不拦着,还怂恿着孩子们加入防匪防盗的“关帝社”。

韩城的街面大、人多,寨子里有好多个“关帝社”。侯安国加入的“关帝社”在寨子的东南隅,就是自己家的生意铺子附近。常言道:光棍(牛人)大全靠朋友架。老侯坚信,只要娃儿们按着他说的做人行事,再多结善缘广交朋友,生意总有一天会做大!

侯安国的结义兄弟中,有个叫程远宣的。他为人仗义,做着私学先生,还喜欢不计得失地去帮可怜人家打官司。所以,程远宣不但是韩城的名人,也是结义兄弟中的主心骨。他和侯安国上私学时就是同窗,书生味相投,就来往得多。只要是不去私学的时间,程远宣从家里一出门,直接就是去找安国。两个在一起总有啥说,上至天文下及地理,官有政府山有土匪,一坐就是半晌。他和侯安国不在一个“关帝社”,大多数的结义兄弟也都不在一个“关帝社”,这正好让他多了闪展腾挪的地方,喜欢结交人的他到处走动,数十里内都有他的朋友。侯安国知道他好结交朋友,但好得过分就会让人看出他有想法,感觉他是想混个名声。侯安国有看法也不背他,曾几次提醒他说:

“创子哥,好交朋友不耽误你教私学吧?咱也不是活套户(指家有余财的富户),弄俩钱都花在结交上,值不值?”

程远宣岔开话题不做解释,侯安国还以为是说到了他心里。

过了一段时间,程远宣又来粮行找安国,神神秘秘地说叫给他腾借俩钱。直性子人向来不开口借钱,开口了就放不下面子,何况还是结义兄弟。侯安国问他:“要多少?”

他说:“能多给就尽着多给。”

侯安国心里纳闷,多问了一句:“是不是家里遇到啥倒不开手的事?”

他说:“家里没啥事,是别人的事。”

侯安国迟疑了,说:“创子哥,俺咋看不透你是在弄啥事嘞?劝你的话都当耳旁风了吧?”

在结义兄弟之间,侯安国的沉稳是程远宣最佩服的。他跟侯安国说话没有背藏,许多时候还习惯找侯安国拿主意。他说:“子君要去南方,本来说好俺也一起去的,可你知道俺走不开。他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娃子,又没有啥手艺,俺想给他准备点儿盘缠。”

程远宣说的“子君”叫张自安,是他的姑舅表弟,也是侯安国的结义兄弟。张自安家在北山上的桃村,从小是在韩城程家住舅家长大的。他们几个人都在一个私塾先生门下上学,虽然年龄上差着六七岁,但关系甚好。前段时间,几个人在粮行里闲聊,书是读了不少,可看不到多少出路,都是一肚子的郁闷。说起南方的革命,却十分兴奋,相互怂恿着要一起去闯闯。侯安国守着粮行的生意,说说算是嘴痛快一会儿,心里压根儿没

当回事,却不知道程远宣和张自安动了真格。程远宣跟家里商量说去南方,遭到了家人的极力反对,父母竟然以死相逼让他脱不了身。表弟兄俩一合计,竟然想出了个办法,由表哥资助表弟先去,摸清楚了南方的情况,表哥再南下。

这事似乎跟侯安国也有一层关系,所以他不但不能劝阻,还不能不为张自安的这次南下出力。他说:“给俺两天时间,能弄多少弄多少,不会叫子君小看!”他背着父亲,从生意流水中左挪右补周转出几十元钱,赶紧给程远宣送去。他对程远宣说:“本是说着过嘴瘾,一当真,这事就与俺也有了牵连。这钱不是借,算是做兄弟的情分。”

侯安国天天守在街面上做生意,啥样的人,他都能见着,有留着小辫子的大清遗老、挨家挨户搜裹脚布解放妇女的官家和洋学生,还有打土匪的枪兵,也有装神弄鬼的会道门和南来北往的客商,虽然从这些人嘴里听到的“革命”都不一样,对“革命”一词他不算陌生,但究竟“革命”是什么,他没有仔细斟酌过,觉得“革命”就是造反。“革命”把男人的辫子剪了,把女人缠的小脚放开了;“革命”让大街上乱贴标语,让人打来斗去。可归根到底一看,穷人还是穷得穿不上裤子,活套户还是冬穿皮袄夏穿衫子,民国好像跟大清就是少条辫子和裹脚布。传说是南方的革命闹得很厉害,从程远宣嘴里知道,读书人都在往那里跑。具体革的是啥命?整天在爹的眼皮下忙前忙后的他

觉得,跟自己做的小买卖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。但当他为张自安,他认为也是为“革命”,偷偷花出去自己一辈子出手最大的一笔钱时,他从内心里开始感觉到震动!“革命”就像是张自安和程远宣,离自己那么近;“革命”的样子也像是张自安要去闯荡的南方山水,那山水模模糊糊地扑面而来!这不能不使他在心里开始琢磨“革命”。

程远宣送走张自安,就去洛阳私学教书去了。侯安国趁着往洛阳贩粮食的机会,去看望过程远宣几次。每次去都有一个不便说明的心思,想摸摸程远宣的底儿,也是摸摸“革命”的底儿。

他从程远宣那里了解到,张自安去南方闯荡半年就回来了,连面也没见,就又跑到了黄河北石友三的部队当兵。他说:“来了一封信,也不提‘革命’半个字,估计是没有找着‘革命’,又不想回来,才去吃粮当兵的!”

侯安国说张自安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,“找不着‘革命’就回来,帮着俺去贩粮食也比当兵强。”他还想说当兵是死了没人埋,觉得说出来不吉利,话到嘴边又咽下了。

程远宣嘲笑他说:“你嘴上长毛了?他十七,你才二十呀!”

侯安国说:“二十咋了?比他大三岁。你不是才比俺大三岁嘛,整天说话也高俺一码子!”

程远宣笑笑说:“那就算他嘴上无毛吧。他不是你,读书读迷了,心再也拉不回来了!”

侯安国说:“读的啥书竟读迷了?比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还迷人?”

程远宣说:“不是《三国演义》,也不是《水浒传》,但谁读谁迷,比它们还吸引人!”

侯安国问:“你读迷没有?”

程远宣说:“俺迷不迷俺自己知道,你读你也迷。”

侯安国想知道那究竟是啥样的书,就缠着程远宣,说:“你找来让俺也读读,看看俺会迷不会?”

程远宣说被张自安带走了,但他给了另一本叫《新青年》的书,解释说:“俺说子君是心再也拉不回来,就是因为他揣着那本书。”

两个人躺在一张床上聊到半夜,就谈“革命”,可程远宣也是挠着头说不出一个明白道道。只说是有个党叫“共产党”,还叫“布尔什维克”,许多人都信了他们的共产主义。

·2·

1929年春天的一个午后。两个衣衫褴褛的讨饭者,拖家带口围在侯家粮行门口,一边打着呱嗒板儿,一边唱着莲花落。为讨个巧钱,唱曲儿的起劲地扯着嗓子,顺嘴流着好听话。他们的几个孩子像是风中的野草,蓬乱的头发锈成了团;更像是少皮没毛的小野兽,木然地流着清鼻涕,跪在粮行的门前。

唱莲花落的唱起来没头儿,不打发走耽误生意,侯安国叫安宗赶紧给这家人一碗粮食。就在心软的他从台阶上要下来拉起跪在地上的孩子的时候,无意间看到了站在人群外的程远宣和张自安。他有些尴尬地咧嘴笑了笑,两个人也看着他笑。

唱莲花落的装起粮食挨门往下家去,程远宣和张自安随着看热闹离去的人群靠近了侯安国。程远宣问:“能喝茶不能?”

侯安国一惊讶,问:“恁俩是才回来吧?”

张自安腼腆地说:“安国哥,一两年没见了,生意怪好吧?”

侯安国满脸含笑什么话也没有说,手却示意着两人进屋里坐,侧身挑开门上的竹帘子。

进了屋,侯安国拿出零钱叫安宗去买些干果,被程远宣拦住了。他说:“俺俩也不是唱莲花落的,来喝口茶,还得再破费。”

侯安国坚持要去买,说:“兄弟伙的,小半年不见了,咋能让干坐着喝茶?”

这俩人一起出现在眼前的瞬间,侯安国就像是被仙人点了一下心——这俩人是弄成啥事了!尤其是落座的时候,他观察出程远宣明显地谦让着张自安,更确定了自己的感觉,肯定是张自安闯出天地了!依着程远宣以前的做派,张自安在他这个表哥面前,那就是个小跟班。大表弟六七岁的表哥,哪还会在屁股和座位上对表弟敏感?几句嘘寒问暖的家常话说完,他更感觉到张自安是重点。张自安不多说话,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,喝个茶也拿捏着,生怕人还将他看成是小娃子。

侯安国整天守在粮行里,拨拉着算盘子做生意,看着是忙,实际上心里空得慌。看见他们满是兴奋,很想一下子就知道外面的天地。想让他们随意些,说些想听的话。可程远宣尽跟他说些淡闲话,还时不时下意识去注意着张自安的脸,眼神闪闪烁烁的,话语也显得虚。他也不傻,能看出他们是直奔粮行来的,有事没事?想说啥不想说啥?他们肯定是想好了。可他试

着说了几次看书的事,都给程远宣给搪塞过去了。再看张自安,像个闷葫芦一样笑眯眯地不开腔,也不接腔。

明明已经被看出蹊跷了,可他俩就是不抖开包袱,弄得侯安国有些干挠不杀痒。“革命”这个词在自己的喉咙里爬上爬下,可不见他俩人提“革命”的事。就像是一家拿出了锣,却不见对方亮出锣槌,想响却没人敲!他转念一想,就不去有意拉扯话头了。觉得冷场更能让自己主动,生分就生分着,也许有些话不能再像以前张嘴就说,那就硬等他俩说出来。

革命组织发展的初期就是这个样子,回到家乡的革命者怀里揣着一团熊熊的火,可他们这火是自己心里的,还没有把这火引燃起来的经验,所以十分忐忑和拘谨。尤其是张自安还是个娃子,不管他认为自己是不是,站在家乡的哥哥们面前,心里还是去不掉这个阴影。他怕大他六七岁的兄长们还当他是个十七八的大娃子,这就让他心事重重,担心将“革命”办尴尬了。他必须让自己庄重起来,然后才能衬托出“革命”的庄重。他不能让自己准备发展的兄长们把“革命”当成儿戏,像是复制一个“关帝社”!

冷场的三个人坐着埋头喝茶,茶壶里的茶一连续了数次,话还没有续的茶水多。程远宣感到很别扭,用脚在桌子下踩过张自安几次,张自安不理不睬,倒觉得心理上生长起了优势。他意识到这样的冷场很好!以前弟兄们在一起说话,不论话题

是什么,他是没有多少话语权的;别人说话也根本不会在意他的存在,更不会在意他的态度,他对个耳朵就行。现在冷场至少让他看到了自己的变化,自己已经能够引起他们尊重,不可能再像以前视他若无人,更不会将他看作半大娃子。在程远宣再次示意他的时候,他特意地朝侯安国看了看,问:“安国哥,这一段生意啥样?”

侯安国模棱两可地笑着,示意着门外也是闲坐的安宗说:“你都看见了,半天安宗才做几笔生意?这年月,日子不太平,啥生意都是半死不活!”

他说:“那你闲着净是看书了?”

侯安国会意地说:“我是瞎看,从头翻到尾,看了几遍还是啥也看不懂!”

他讪讪地笑着问:“不会恁难懂吧?”

侯安国朝着程远宣眨眨眼,问:“创子哥,你号称程夫子,啥时候给我讲讲?”

程远宣显然是捺不住性子了,说:“恁俩还绕啥弯子,不就是书上说的那点事嘛,你我弟兄还不是心知肚明啊!”他突然低下头小声说:“安国,对你我不背一句话,子君找到共产党了,想把咱兄弟们撺掇起来,你得算一个!”说完,示意张自安给句准话。

张自安这时候觉得自己也没有再含蓄的必要了,直接就

说:“安国哥,你也是读书人,咱都守着个‘关帝社’算是弄啥嘞?俗话说:大丈夫志在天下,咱读书难道就是为了看家护院吗?书你看透了吧?共产党是为了普天之下的老百姓出头,要耕者有其田,住者有其屋。叫共产主义!要带领穷人打倒恶霸,打倒军阀,推翻这个人压迫人的黑暗旧世界,建立大同世界、清平世界!”

侯安国是第一次听这些说辞,开动脑子尽力回忆书本中的说法,还是模模糊糊,难以印证,就一边琢磨一边试探地说:“按说咱们都是换帖弟兄,都发过上刀山下火海的誓了,没有啥你俩行俺不行的。俺是觉得心里还不清楚,穷人咱能管过来吗?咱也不是活套户,说得重一点儿,跟穷人比也就是从地上蹦到席上,强不了多少!”

张自安说:“不是让你把粮行分给穷人,这样的事就是让干又能干几回?加入共产党,就是用党的思想把天下的穷人召集起来,叫无产阶级革命,革了那些反动阶级的命,打富济贫,穷人不就不穷了嘛!”看看外面的天色有些暗下来,张自安说:“俺给你撇下一个人,是俺带回来的革命同志,你夜里安排他住,让他再给你讲讲,行不?”

程远宣也瞄着侯安国,摊着手说:“俺家里就那一间房子,没法安插!”

侯安国爽快地说:“客呢?那咋不行,创子哥回来不也是

经常在俺这儿住。只要不嫌委屈,吃住就在我这儿。”他心里感觉来人怪神秘的,“说了半天话,把客人晾到哪儿了?”

三个人下了粮行的台阶,沿着街道悠悠晃晃地朝东寨门外走。在东寨门外不远的路边,一棵不小的老榆树下,靠树干坐着一个赶路人。赶路人用一个草帽半掩着脸,脚边放着一个土布褡裢。赶路人显然是看到他们了,靠在树干上的身子稍稍地挺了起来,眼神也跟着递过来。走近了,张自安压着嗓子叫了一声:“老张,粮行的侯掌柜来接你去,今黑儿先在他那儿。”

老张很麻利地抓起地上的褡裢站起来,三步两步,两下里就凑在了一起。

程远宣交代老张说:“都是俺的换帖弟兄,叫安国。你跟他先回去吧,人多扎眼,我跟子君往东边再走走。”

侯安国跟老张抱抱拳,上前扯起胳膊,像是多年的好友,顺手接过老张手里的褡裢,说说笑笑一起往寨子里走去。

粮行的前面是一间店面,店面里放有几个四方的粮食柜子,还有账房的柜桌。靠里墙有几个苇子编成的粮食圈,粮食圈边上有个侧门通往后院,后院是侯安国的住室和两间客房。

入夜,侯安国安置老张就住在了粮行里。他回家掂了一饭罐稀饭,在邻居的饭铺里买了四个锅贴馍,陪老张一起吃。刚吃过,就有敲门声,程远宣也来了,还带着一包羊杂碎和一坛酒。

老张为难地看着程远宣打开了酒坛子,没有说喝酒,也没有说不喝酒。程远宣看出老张的心思,就劝导说:“吃饭就菜,排话就酒。我们兄弟伙排闲话,都喜欢喝两口。没有酒,说不出掏心窝子的话!”

侯安国也找东西把羊杂碎盛了摆在桌子上,说:“创子哥都买了,不喝还能给谁省下?你要嫌少咱再买去。”

老张微微一笑说:“不是那意思,我是说我不沾酒,你俩喝酒我喝茶如何?”

侯安国和程远宣不约而同地反对。

侯安国说:“那还叫待客之道吗?”

程远宣也说:“入乡随俗。老张你是想看俺弟兄俩笑话嘞,不能喝多还不能喝少?”

老张和善地看看这个,看看那个,觉得再不随势就有点矫情了,勉强点着头说:“不拂二位贤弟好意,我能喝多少就喝多少。不是不愿意舍命陪君子,适可而止最好。”

程远宣说:“喝着酒排话,越说越有啥。咱碰一杯酒,老张你就开讲。”

老张看着侯安国说:“老侯兄弟,今夜是凑在一起,你也是读书人,我们就谈读书人的话题,谈谈未来的新世界。”

侯安国十分恭敬地说:“您是兄长,年龄比俺大,见识也多,就想聆听您赐教嘞。俺在这小地方待着,还不像创子哥能